

越夜越诡异

之 雨夜怪谈

上承《鬼吹灯》的惊天悬念
下启《死亡循环》的离奇诡异

异读社◎著



YZLI0890146262

作家出版社

越夜越诡异

② 雨夜怪谈

异读社◎著



YZLI0890146262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越夜越诡异：雨夜怪谈/异读社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32 - 0

I. ①越… II. ①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4034 号

越夜越诡异：雨夜怪谈

作 者：异读社

责任编辑：王宝生 苏红雨

封面设计：诚客优品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：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成品尺寸：170 × 240

字数：230 千

印张：18

版次：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32 - 0

定价：29.8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目录

引子	2
中年男子的故事 凶刀	7
薇薇的故事 她其实可以不死	37
顾灵希的故事 捕捉二十三点以后的你	53
戴手链的帅哥的故事 干眼	71
瘸子的故事 活死人	99
小楠的故事 109 室	131
老冷的故事 野人	153
我讲的第一个故事 噩梦连连	199
我讲的第二个故事 死亡艺术	251

午夜尚未到来，是不是有些迫不及待了？



引子

最近去无江苗寨旅游的帖子在网上被传得火热。

无江苗寨（苗寨，即苗族的人居住的村寨）位于贵州省西南某自治州境内，地处偏远，交通不便。无江苗寨是所有苗寨中最小的一个，全寨人口不足三百人。无江苗寨被雷母河和天赐山两道天然屏障隔绝于内，如说无江苗寨是圆心，那么雷母河和天赐山就是拥有同一个圆心的两个圆，雷母河在内，天赐山在外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无江苗寨鲜有游客，寨内人也很少外出，不与外界接触，生活供给有专门负责采购的人员，固定的那么几个人。

按说，这样神秘的寨子应该非常吸引游客，奈何，这个保留着古老生活习俗的寨子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差得人神共愤。雷母河还好，重点在于天赐山。天赐山重峦叠嶂，溪涧幽深，常年浓雾弥漫，是当地有名的险奇之地。嗯，天赐山就像原始森林，岩洞、泥沼、深潭、怪石、凶猛的野生动物等等，处处都是可以吞噬生命的“虎口”。想要攀过此山只有两种人能做到，一种是对山形极其熟悉的人，一种是特种兵。天赐山更有双头兽、野人等骇人的传说。当然，无江苗寨的人是不会怕这些传说的，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自然有自己对付恶劣环境和攻击猛兽的办法。



讲到这里，大家对无江苗寨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。无江苗寨虽然保留着古老的生活习俗，但是没有具体可以吸引人的东西，那么无江苗寨最近为什么会这么火？因为天赐山真的被人发现有野人存在？不不不，这次无江苗寨之所以被推到风口浪尖完全只是因为雷母河。

最近一向都“还好”的雷母河突发奇观，雷母河河宽约有一百米，围无江苗寨而绕，因受天赐山的影响，河面常年笼罩着一层薄雾。俯瞰的话，雷母河像一条银色丝带般温柔围绕着无江苗寨，至柔至美。然而，最近这条河发怒了。不知道已在雷母河上笼罩多少年的薄雾突然散去，清澈的河水骤然变得猩红，好像一道血河将无江苗寨孤立险恶之中。

“血河”被来过这里为数不多的驴友拍成照片发到网上，立马引起了轰动。有人说，是驴友打扰了河神的清修；有人说，照片是假的。众说纷纭，只有去看看才会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然而，驴友来了一批又一批，大家都不曾见过那条诡异的“血河”，因为天赐山很难攀过，但是，依旧有人来冒险。

我不是无江本地人，因为年轻时做过一件让我内疚至今的错事，隐居于此。那件错事说起来可怕至极，每当想起都令我十分痛苦，有些记忆的片段因为不愿想起而破碎，但是记忆的碎片却如玻璃一般割着我的内心。

算了，还是说天赐山。

几年前，随着无江苗寨走进都市人的视线，来本地进行冒险旅行的游客日渐增多，我在天赐山半深处开了一间无名客栈，方便南来北往的探险者寄宿。

客栈本身是一座带庭院的土楼，虽然老旧，但颇具苗疆特色，相传当年发生过诡异的灭门惨案，就再也没有人住过。我将它租赁下来，将原来的卧房改造成十几间客房来，土楼的大厅，我别出心裁地改造成一个酒吧风格的餐厅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这间简陋的客栈却受到那些单纯的自助探险



者的青睐，时间久了，竟也有一些来天赐山的探险者特意赶来投宿。

天赐山方圆很大，又多无名野山，若不熟悉路径，在山中几天几夜也难以出来，这对于探险者来说是新奇的体验，但也平添了许多危险。

我的客栈在天赐山半深处，探险者从山口进入，经过一天艰难的旅行，所以，大多数旅行者到达客栈的时候，天都已黑了。在深山老林中，半夜听到敲门声，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，好在我经历了那件可怕的事情之后，对其他一切恐惧的事情都有了免疫力。

自助旅行不容易，敢于做这种冒险式自助游的，不是钱多得没处花，就是喜欢刺激，不怕玩命的。这样的人，大多都会有些故事。

深山里没有电，自然就没有了现代的娱乐设施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是哪位游客开的头儿，酒吧里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节目。说是节目，其实是客人们自发坐在一起讲故事的游戏，游戏从晚饭后开始，截止于午夜，一群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围坐在吧台，每人讲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最离奇的事情，有好事的朋友给这游戏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：

越夜越诡异。

渐渐地，我也喜欢上这个游戏，在招呼客人的间歇，竖起耳朵听故事，成为我一天中最惬意的事情。游客们的故事或亲身经历，或随口乱编，却都十分离奇诡异，在这样的场合听起来当真十分刺激过瘾。因为来客栈投宿的朋友大多只住一晚就走，很可惜，很多故事便也被带走了。

舍不得这些故事，于是产生想法，将每晚的故事都记录下来，待到有天讲故事的人旧地重游，重新翻看当晚讲的故事，或许也会别有一番滋味吧。

我的记录就从今晚开始吧。



今天，一整天都在下雨，到天黑的时候，中雨转为大雨，庭院里积水严重，我早早地关了大门，坐在吧台里摆弄收音机。天气影响了信号，收音机发出滋滋的杂音回荡在大厅里。

来客栈投宿的人不多，晚餐过后，在吧台上闲坐的竟也只有四位，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，坐在吧台前摆弄着酒杯，不住地打量着我的客栈，偶尔看一眼我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，正叽叽喳喳地聊着天，听聊天的内容，她们是医学院的同学，结伴来到天赐山旅行，同行的应该还有一个被称作希灵姐的女孩，在楼上没有下来。

两个女孩边聊边笑，不时偷瞥一眼吧台的远端坐着的很帅气的年轻男子。这男子皮肤十分白净，眼神中透着一股忧伤的气质，特别是一双手指格外修长，这双手如果放在钢琴上，一定更加迷人。干净的男人总是会受到女性的青睐，帅气、干净又拥有一双修长的手指，让我这个大叔都有点羡慕嫉妒恨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男子手上的手链，因为年轻的时候喜欢接触一些风水、古玩等东西，这手链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。

手链的材质是菩提子，土黄色。菩提子并非菩提树所结的果实，而是名字叫川谷的草本植物，因为经常被用来做念珠，所以被称作菩提，在佛教中代表觉悟，在中国只有天台山上生长。菩提子常按照地域区分，如天台菩提、天竺菩提，也有依纹理来命名的，如星月菩提、凤眼菩提等。《校量数珠功德经》上说：若用菩提子为数珠者，或用掏念，或只手持数诵一遍，其福无量。

男子手上的菩提子很特别，上面开着很多斑点，只一眼就能看出是老



物件，被开过光，那种厚重的气息不是简单的做旧能够做出来的，年代不好说，肯定不近。关于这个手链一定有很特别的故事。

在收音机里没有搜到节目，我扫兴地将它关掉。

那两个女孩见我不再摆弄收音机，便抬起头，其中一个比较开朗的女孩问：“老板，我听朋友说客栈晚上会组织大家讲鬼故事。叫什么来着？薇薇。”女孩一时想不起来，问身边的女孩。那个叫薇薇的女孩小声说：“越夜越诡异。”

“对，越夜越诡异，”女孩一拍脑门儿说，“老板，什么时候开始哇？”

我扭过头笑着问她：“你有故事要讲？越夜越诡异是大家自发的活动，如果有参与者，随时都可以开始。”

“哈哈，我只想听故事，没有故事讲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，参与进来的人一定都要讲一个故事，中途不能退出，不然要接受其他人的鄙视哦。”我知道故事就要开讲了，于是给吧台的每个人都添了些热饮，在给女孩倒热茶的时候，我扫视了一下吧台的人，问，“大家都要玩儿吗？”

我特意看了看戴手链的帅哥，帅哥把杯子递给我，说：“我参加，再给我来一杯酒。”这酒是我自己酿的，很多客人都喜欢。

见帅哥参加，两个女孩也点头说参加，于是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中年男子身上。

中年男把酒杯里的酒喝完，把杯子推过来，说：“我先讲吧。”

我给他的杯子满上酒，男子上下环视了一下我的客栈，不急不缓地说：“其实，我之前也开过一个客栈，不过没有这家店这么干净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我这里本来就很干净！虽然开在这荒山野岭，但绝不是黑店！你不是开黑店的吧？”

男子说：“我的店也开在深山老林，其实我们差不多。”



中年男子的故事

凶刀



我记忆里的那天，也是下了很大的雨。雨点打在陈旧的木楼上，慌乱的嗒嗒声让人心生烦躁。夏天的雨夜总是这样，夹着狂风，总有种要掀掉这房子的阵势。

我坐在大堂的柜台后面，手指缝里的烟已经燃去了大半，萦绕起来的烟雾渐渐将我的视线包裹起来，眼前的一切显得特别不真切。

抽完了烟，我想这天气应该是不会有人大半夜来住店的，于是掐灭了烟头正准备上前关门。刚一迈步，就听到大堂的那扇大门被人推开了。我定睛一看，只见大门外撞进来三个大男人。三人进门后看了一阵，后面又跟进来一男一女，男人是个光头。而那个女人就那么躲在几个男人的身后，一动不动。

“老板，你怎么把客店开在这深山老林啊？要不是我们的车子走错了路，被陷在了山腰上，恐怕还真难找到。”说话的人站在那个壮汉身后，他迈步上来，头上留着长发，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。

站在前面的壮汉咂着嘴巴，样子看上去很是凶狠。他问：“老板，你这里不会是……黑店吧？”

听到这话，我连忙上前解释：“哟，你看几位说的是什么话，我们这个可是正正当正的旅店，顶多只赚客人的住宿费。”说话的时候，我朝前迈过去几步，只见那个躲在四个大男人后面的女人一直都低着头，她额前的长发被雨水淋湿，一束一束的耷拉在额前，此刻她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



在四人身后，怀里抱着一个不小的盒子。

站在前头的四个男人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目光，纷纷挡在了我的面前。那个壮汉冷冷地说道：“还不去给我们安排房间？”

“好嘞！”

我转身走进柜台里，由于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具体关系，我只好给四个男人安排了两个房间，剩下的女人单独住一个房间。我正在查看住宿登记簿的时候，这五个人在大堂中央的方桌前坐了下来。

“大哥，你看我们在这里停留几天比较稳当？”说话的人是那个光头，看上去有些狡猾。

这个大哥就坐在他的对面，留着长发，左脸上的那道疤让他多了几分邪气。他说话的语气不冷不热：“三天，看这天气起码要三天才能开得动车，放心，这个客店这么偏僻，短时间内不会有人找到的。”

“都怪这老四，妈的早不死晚不死，偏偏死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不然警察怎么会找得到我们的行踪。”说话的壮汉站起身来，给自己倒了杯凉茶。

他的话倒像是惹怒了坐在“大哥”旁边的那个女人，她拍桌而起说：“老二，你他妈说什么呢？我们家老四也是为大家死的，当时要不是他，你们能拿得出这个玩意儿？”

原来倒茶的人是老二。老二听了，露出一个不屑的笑容：“你跟我横什么横？白兰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真的舍不得老四，这儿，老五不就是老四的亲兄弟嘛，你干脆就跟了老五得了，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！”

白兰急了，操起茶壶就朝着老二砸过去，老二身手敏捷，一侧身就闪过了。女人整张脸都涨红了吼道：“你再说一遍？”

老二站起身来，一眨眼的工夫，一把锃亮的匕首就抵住白兰的喉咙。老二说：“老子让你嫁给老五，怎么着啊？”

这时，之前说话的光头起身，伸手劝道：“二哥，别这样，都是自己人。”



老二甩开他的手，说：“老三你最好别插手，我倒要看看这娘们有什么能耐，整天就对着哥儿几个指手画脚的。”

“老二，把刀放下。”坐在身边的老大这时候终于开了口。老二听了话，有些迟疑地望了老大一眼。老大并没有看他，而是端起一杯茶送进嘴里，说话的时候泰然自若。

老二缓缓放下手中的匕首，十分不甘心地坐回到凳子上，他愤愤说了一声：“最好赶紧把那玩意儿卖了，咱们各奔东西，要不然我可不敢保证这女人会不会死在我手里。”

这时候，老大转过身来笑着朝我说道：“老板你见笑了，客房安排好了吗？”

他们刚才的一系列行为，让我不免害怕起来。开客店这么久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一群人。经验告诉我，对付这种人最好什么都不要过问，他们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于是，我说道：“都好了，这是你们的房间钥匙，四位大哥你们就住楼上左拐尽头对门的两间 209 和 210，这位女士就自己单独住 208，都隔得不远。”

“你再开一间，我自己单独住。”老大说道。

“好。”我低头查看了一下记录，把钥匙递给他，“那就住 203 吧，那间屋里的东西都比较新。这是你们的钥匙。”

老大上前来接过钥匙，然后将一把钥匙分给了老二和老三，一把给了老五，一把给了那个叫白兰的女人，另一把自己握在了手里。

“大哥，那这个盒子……”老三问。

老大看着盒子沉思了几秒，说：“就由白兰管着。”

说完这几人收拾东西上了楼，走在最后的老五一直没有吱声，他的目光停留在老二的身上，看了很久，我也说不清那目光里究竟藏了什么，但我可以肯定，这群人不是什么好人，刀疤老大、壮汉老二、光头老三、不



爱说话的老五，还有那个一直抱着木盒子的女人白兰。他们在这雨夜里出现，本身就是一件怪事。

这天的雨从早上一直下过了午夜，大概凌晨一点多的时候雨停了。我打开客店的大门，一阵泥土的腥味扑面而来。我迈出门槛，坐在门口的石凳子上抽了根烟，看着黑夜里的山谷，心里有些不安。

我深吸了一口烟，抬头朝二楼看了一眼，脑子里浮现出白兰的样子。

说实话，那个白兰的确很有几分姿色。到现在，我甚至还能回想起她穿着那件黑色连衣裙时候的样子，微卷的头发慵懒地披散在腰间，曼妙的腰身正好与那紧身的黑色裙子相衬，只一眼就会让人忍不住对她黑色裙子里面的身子浮想联翩。看那个老二的态度，好像跟白兰积怨已深，搞不好她还真的会有危险。

胡乱想了一阵，我掐灭烟头，站起身来。说到底这些都与我无关，我不过是个客店老板，他们住店，我提供房间，谁死谁活都跟我八竿子打不着。

这样想着，我走进大堂，伸手将大堂的门闩牢实。刚一转身，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尖叫声吓得抖了一下，那声音是从二楼传来的，是个男人的声音。伴随着这声尖叫，男人的骂声在深夜的客店里回响。

我顺手操起门后的榔头，一个箭步冲上楼去。

这阵尖叫来自 209 房间，我赶到房门口的时候，那三个男人都已经堵在了门口。我站在他们后面，预感到房间里面一定有什么恐怖的场景，要不然不会把这个壮汉老二吓得像个女人一样尖叫。

“妈的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他妈谁干的？”说话的人是老大，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个什么状况，竟然让他这个如此冷静的人都忍不住骂了娘。

三个男人面面相觑，目光中都带着惊恐。

“不好意思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我站在身后问道。



站在我前面的人是老五，那个从来了到现在都一言不发的人。他望着我，似乎并没有要告诉我或者让路的意思。这时，老大扭头对他说：“让老板进来。”他才稍稍侧了侧身，给我让出一条小道。

我挤过几个大男人，当我彻底迈进房间的时候，突然被一阵浓烈的腥味儿刺激得不停反胃。地面上湿湿的，我差点儿就被滑倒。在离我不到三米的那个房间的角落里，一具男尸斜躺在地上，他的脑袋被砍去，身上沾满了鲜血，血已经凝固，我看了一圈周围站着的几个人，看来这具尸体应该是光头老三。

我的胃里翻江倒海了半天，好不容易直起身子问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要不我们报警吧？”

本来还陷在恐惧之中的老二突然反应过来，伸手一把拧住我的衣领道：“报警？你报一个试试，老子非撕了你不可。”

“老二，住手！”老大命令道。老二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听话地松了手。

老二咬牙切齿地看看地上的尸体，又看了看我，说：“我看就是老四那个臭婆娘干的！”

“对了，白兰呢？”老大刚疑惑着问了一句，就听见走廊里又传来了一阵尖叫，是个女人的声音。

三个男人二话不说就冲出房间，撞开了那个女人的房门，我也跟了进去。白兰一动不动地站在写字台前，身上裹着浴袍。由于刚洗完头，发丝里散发出来的香气充斥着整个房间。而她之所以会尖叫，是因为写字台上的那个盒子，它就那么摊开着，里面空无一物。

“东西呢？”老二问道。

白兰摇摇头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

“妈的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”老二大骂了一声，然后转身在房间里翻



了个遍，都没有发现盒子里的东西。老二回头揪住女人的头发说，“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快说，把东西藏哪儿了？”

“住手！”老大上前来，拉开老二的手，“你用你的脑子想想，事情有这么简单吗？如果她真是为了拿走盒子里的东西，为什么要出手杀老三？”

“什么？老三死了？”女人很诧异。

老大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现在你穿好衣服，跟我们下楼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这背后的凶手揪出来！”

说完，我们几人退出房门，老大问我：“老板，你刚才是不是一直都在大堂里？这客店里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进来？”

“对，大堂刚才一直没人进来过，我们店里，以前有个后门，不过因为一些原因早就被封了，其余地方没有入口。”到现在，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凶手就在我们几人中间。就在我得出这个推断之后，女人打开了房门，她的话让我对自己的推断产生了怀疑。她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知道，这一定是那个诅咒，之前是老四，现在又轮到了老三！”

几个人将整个客店都找了个遍，也没有找到那个盒子里的东西以及老三的脑袋。许久，几人都来到大堂，坐在了方桌前。我烧了一壶茶水，给他们几个人倒上。我想着楼上那个光头老三的尸体，说不定此刻正在房间里慢慢地变质，他的腥味会招来很多苍蝇和虫蚁。

“老板，客店里的电话在哪里？”老大转身过来问我。

我从柜台旁把电话递给他，说道：“对对，我也觉得赶快报警比较妥当。”

老大根本就没有理我，而是顺着电话牵出了电话线，然后用力将它扯